

## 一、杀人者谢三

夜深了，街上空无一人，连往日昼伏夜行的野猫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只有雨还在密密麻麻地下着，空气里都是雨的声音。到今天这场雨已下了三天三夜。

跟往常一样，今天出来打更的时候，王东给自己灌了整整一壶五文钱的烧刀子酒。每次只要酒精充满在血液里，他就不会觉得冷，也不会觉得心里空得发慌。

然而这场没完没了的雨，却让烧刀子酒也失去了效果，蓑衣斗笠能把密得像针的雨水挡在身外，却挡不住潮气钻进他的骨头和心里。对这样的日子，他真的有些烦了。

更夫王东在镇子里已经打了十二年更。十二年，四千多个夜晚，一个方圆不过两三里的小镇，把他的一头黑发熬成了灰发。手上的梆子和铜锣，让他慢慢量出了时间的长度和无奈。他觉得自己活得就像每天都要面对的黑夜一样空洞。

最近本地有些不太平，到处都在传说有个凶恶的杀人狂魔已经潜入扬州府地界。所到之处，血光飞溅。

刚听到这消息时，王东还曾心中一凛，晚上出来打更时难免有些惴惴不安。

然而今天晚上王东想通了，比起这一天一天周而复始的日

子，遭遇杀人狂魔反倒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王东默默盘算着，如果遇上这个魔头，自己能有些什么样的英勇表现。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脚步不免轻快起来，在积水的地面上溅起了大片大片的水沫。

忽然，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呻吟声，像牛吟般沙哑而悠长。

王东的心脏抽紧了，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

他一步一步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烧刀子酒因为突如其来的刺激，一下子发作出来。他的身子晃得很厉害，路面和房子都像水做的一样，波动不已。

声音是从本镇首富乔员外的房子里传出来的。乔员外是个刚刚告老还乡的京官，因为本地人在他眼里都是些不能打交道的土包子，所以即使在大白天，他都会把那两扇包铁的大宅门紧紧地关起来。“乔门深似海”本镇的土秀才们都喜欢这样评价乔老爷的大宅子。

然而现在，乔家大院的门却是敞开的。

王东在门口微微迟疑了片刻，然后才跨过那条足有一尺半高的大门坎。

灯笼照亮了黑漆漆的地面。王东看见雨水汇成的水流里渗着一些鲜艳的血迹。

他不由得屏住呼吸，朝着血水漂过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大厅的屋檐下歪歪扭扭地躺着几具尸体。呻吟声也比刚才更近了，似乎就在大厅里面。

还没有走进大厅，王东就已开始呕吐。烧刀子酒被吐了个干干净净，连胃里的苦水也差不多快吐完了。现在他情愿像过去十

二年那样平庸地活着，也不愿看见眼前的这一幕。

乔家大院里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王东清清楚楚地看见，老老少少三十多个人倒在了地上，他们的肠子和五脏，都已经被掏空，还被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码放起来。每个死者的脸都扭曲成了一些奇怪的形状，脸上的青筋和肌肉几乎快要撑破了整张脸皮。

王东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怎样从这里逃开。然而他的腿却一点也不听使唤，不知什么时候，裤裆也已经湿透了。

好不容易，才重新恢复了点力气。王东开始闭着眼睛没头苍蝇似的一阵猛冲，但没跑几步，腿肚子就又开始打颤了。他听到刚才牛吟一样的呻吟声不仅没有远离，而且还越来越近。睁开眼，才发现慌不择路之下，他竟跑进了乔家大院的中堂里面。

王东抬眼望去。有个浑身是血的人正倚在大厅的柱子上。这个人捕快打扮，手和脚都已被斩落，贴近他的躯干摆放着，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断了线的木偶。捕快的目光呆滞，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了王东的脸上，嘴里木然而断续地吐出了几个字：“谢……三……”

雨下得更大了。

## 二、京城不眠夜

几百里外的京城临安也在下雨。

陈六陈老爷子的家里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已入睡，只有陈老爷子的儿子例外。

这个雨夜对陈溪桥来说，注定又会是个不眠之夜。他的眼睛还是无力地睁着，耳朵里全是淅淅沥沥的雨声。屋子里此刻宽阔而空旷，好像充溢了诡异的气氛。

虽然已经十七岁，陈溪桥还是不敢独睡，特别是在下雨天。那些阴湿的空气，总会让恐惧从他的毛孔里无穷无尽地生长出来。

陈溪桥本就苍白的脸现在更加苍白，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粗重，他的手掌下意识地攥成了拳头，里面已满是冰凉的汗液。

又坚持了一会，陈溪桥终于下了决心，从床上爬起，推开厢房门，跑了出去。门外是一片有屋檐的走廊，长而曲折，绵延向前。

沿着走廊一阵疾行，陈溪桥跑到了走廊另一头的间房子前。陈溪桥站在屋外，拼命地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谁？”

“姐姐，是我。”陈溪桥讨好地说。

门打开了。门后是一张美艳动人的脸庞。

陈溪桥的呼吸平缓了下来，好像看到了救星一般。

开门的女人看上去比陈溪桥大几岁，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淡绿色的睡衣。面若冰霜，对陈溪桥好像爱理不理，但是谁都看得出她的冷淡只是装出来的。

十二岁那年，紫荷就进了陈府。因为陈夫人死得早，所以她的任务就是专门照顾这个比自己小七岁的小少爷。最初的几年里，每天晚上她都和少爷躺在一张床上，哄着他睡觉。现在少爷长大了，老爷就另外给她安排了住处。但是有时候少爷还是会在晚上偷偷地跑到她的房间里来。

白天的时候，少爷天不怕地不怕，但到了晚上，少爷却只是一个胆小怕黑的大男孩。

全世界只有她知道少爷的这一面。所以她常常认为这个大男孩其实只属于她一个人。

陈溪桥转身将门关上，然后走到床前，钻进了紫荷的被子。

“怎么，一个人睡又害怕了？”紫荷还是一脸的不屑，冷冷地问，连看都不看陈溪桥一眼。

“雨下得让人心烦。”刚才还一脸苍白的陈溪桥现在的脸色终于红润了一些。

“怕就是怕，有什么好心烦的？”

陈溪桥不搭话，被子下面的手却变得很不老实，在紫荷丰腴的身体上抚摸起来。细滑的皮肤，挺立的双峰，纤细的蜂腰，隆起的丰臀，颀长的双腿。因为陈溪桥的抚摸，紫荷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了起来。

“别动手动脚，不然我叫老爷了。”虽然身子快要被融化了，

但嘴上，紫荷却不肯让步。

“谁都喜欢拿老头子来压我，哪天他翘掉了，看你们这些人怎么巴结我？”陈溪桥一脸坏笑，手动得更厉害了。

这时屋外刮起了风，门窗摇动，发出难听的吱嘎之声。

陈溪桥打了一个寒噤，两只手停下了原来的动作，紧紧地抱住了身边的紫荷。像个受惊的孩子，将头埋在了紫荷的胸前。

紫荷无奈地摇了摇头，任由陈溪桥抱住自己。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陈溪桥柔软的头发，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

### 三、沉默的高手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亮了。雨却还在继续下着。

一大早，陈府门口就来了一辆马车。马、马车和马车夫的身上都沾着泥浆。看得出，马车整整赶了一晚的夜路，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如果不是事出紧急，没有人会选择在雨夜赶路。

马车一停下，一个师爷打扮的人就从车里走了下来。师爷看上去很疲惫，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优雅的神情，他小心翼翼地撑开了手上拿着的油纸伞，还认真地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然后才走上了陈府的台阶，开始敲门。

陈府的门打开了，一个家人探出头来。两人比划着说了一些什么。师爷转身，撑着油纸伞转面向远处的大街走去。

师爷终于来到了一家名叫“茗仙居”的茶馆门口，并没有进去，只是探头向里面张望了片刻，然后走到了茶馆对面的屋檐下，收起雨伞，边躲雨边在等待着什么。

茶馆是一个聊天的好地方，茗仙居像所有的茶馆一样充满了鼎沸的人声，馆子里所有人都在眉飞色舞，惟独一个人没在说话。这是个沉默精瘦的老人，相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像是哪个大户人家有点地位的老家人。除了桌上的茶点，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就着茶水吞咽食物。只有在喝

吃点心的间隙，他的目光才会不经意地扫过整个大堂。

然而这不经意的目光却像匕首一样锐利。

只有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捕圣”陈六才总算有了一点总捕衙门第一高手的样子。

“深不过老陈，狠不过小谢。”江湖上的黑白两道都这样评价陈六和谢三。作为捕快行中的两大顶尖高手之一，陈六一向都让人觉得深不可测。

现在，陈六表面上好像只是在专心地喝茶吃点心，但实际上他却是在听人说话。几百尺的大堂里，没有一种声音不曾被陈老爷子收进自己的耳朵里面：靠南窗第三个桌子坐着的是两个金国来的参客，他们正在和丰其堂的张老板在讨价还价；西墙右手第二个桌子上的三个人是芜湖威风镖局的趟子手，为安全地走完了这次镖而弹额相庆；北窗第六个桌子上坐着吏部王侍郎和户部李尚书的幕僚，正在替他们主人为联合弹劾枢密院的项右使进行私底下的接触；中间第二列第三个桌子坐着茗仙居的常客，京城第一大帮青龙会神剑堂的堂主和他的手下，正在谈论着和铁灵帮争地盘的事情；而中间第三列第五个桌子，今天早上已经换了七拨客人，表面他们是当铺的朝奉、江湖上的豪客、青楼的名妓、铁匠铺的学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陈六的线人，通过和同伴的聊天，他们把陈六需要的情报偷偷地传递了过去。陈六一直都认为，茶馆是一个收集情报的好地方，许多不经意的闲聊中往往包含着许多有用的信息，同时这也是一个和线人接头的好地方。

所以人人都以为陈老爷子天天早上到茗仙居去，是因为他有喝早茶的嗜好，但实际上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毫无理由的。同样，陈六能坐上捕快行的第一把交椅，也是因为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今天要来的线人们都已经走了，陈六也早就注意到对面屋檐

下那个师爷打扮的人，他知道师爷打扮的人正在等自己。

但陈六并不着急，他知道自己值得那师爷等待。他拿起桌上碟子里最后一块茶点，放进嘴里慢条斯理地嚼着，然后慢慢地喝尽了杯中的茶水，才轻轻地放了几个铜钱在桌上，转身离座而去。

师爷打扮的人还在对面屋檐下等着。

陈六从茶馆里出来了，没打伞，慢慢地在雨中走着。

师爷打扮的人连忙紧赶几步，打开油纸伞，替陈六挡雨。

陈六踩着大步慢慢地在前面走，师爷打扮的人打着伞在后面急促地跟。雨滴打在了他未被遮挡的肩上。

陈六沉默不语地走着，没有问师爷的来意，好像已经知道了似的。

师爷打扮的人也沉默不语地跟着，也并不打算告诉陈六自己是谁，好像知道陈六应该知道他是谁似的。

只有雨还在淅淅沥沥地响着。

快到陈府门口的时候，陈六才终于开了口：“你是王知府的幕僚？”

“是。”师爷微微侧了侧身。

“铁眼神鹰死了？”

“是。谢三另外还杀了十九个捕快。”

“你们那儿一定跟这儿一样也在下雨吧？”陈六有些忧郁地看了看眼前的毛毛细雨。

“是。已经下了三天。”

“你去告诉王知府，等这场雨停了，我就上扬州去赏菊花。”

“好的，我们一定恭候陈总捕头大驾光临。”师爷如释重负，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 四、六扇门中父子兵

雨终于停了。藏了好几天的阳光又忽拉拉地从天上掉了下来，把每个角落都照出了一副明媚的姿态

花园的泥地虽还有些潮湿，但清爽的土味已经从小草和苔藓的缝隙中透了出来，这么好的天，这么好的气息，陈溪桥实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什么大狂风剑法上。所以他临时改变了陈六安排好的功课，找了把躺椅，舒舒服服地躺下来，边哼着小调，边晒起了太阳。

如果能够选择，陈溪桥情愿自己不是陈六的儿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在他来人世前，他的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了，除了去做一个捕快，便别无选择。

想得烦了，他便闭上眼睛，放松下排个毛孔，让阳光和空气不声不响地钻进自己的身体里面。

这时陈六已经悄悄地走进了花园。

自从答应了王知府要去对付谢三，他就有不祥的预感，也许这次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谁都知道谢三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让陈六觉得心里没底，那一定就是谢三。

近十年来，江湖上手段最辣心计最深武功最高的凶徒就是所谓的“十二恶神”，为了收集他们的情报，陈六用了整整三年时

间，死了很多的线人。按计划，陈六本以为，大概还要再用三年时间，才能把这“十二恶神”一一绳之以法。但是，谢三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仅凭着一个人的力量就全部捉拿了这“十二恶神”。

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陈六就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所以他打定主意，要向刑部告老，将总捕之位让给谢三。

但在那之后，谢三却忽然疯了。把亲手抓来的“十二恶神”全部从天牢里放了出去，自己也成了比“十二恶神”更加凶恶的杀人狂魔。

谢三虽然疯了，却变得比他不疯的时候更加深不可测。在“十二恶神”身上，陈六还能找到他们的破绽和线索，但是陈六却找不到谢三的破绽。谢三在做下这些案子的时候，既没有动机，也没有一贯的思路。或者说，他的动机和思路就是去做别人永远也破不了的案子，去成为别人永远也抓不到的罪犯。

谢三未疯之前，他曾经这样告诉过陈六，捕快行当对他而言就像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陈六知道，现在谢三一定把杀人也当成了一门高深的艺术。所以他才能无所不用其极，而毫无牵挂。

但陈六却有太多牵挂。现在，他在世界上最大的牵挂就是儿子。直到四十岁那年，二十八岁的陈夫人才为他生下了这个儿子。十二年前，陈夫人为了帮他，遭了四川唐门的叛徒纤手毒观音的暗算。夫人惨死后，陈六就没有再娶过。儿子他在世上惟一的亲人。

也许是平时太娇惯他了，这个被宠坏的孩子虽然已经十七

岁，却并不明白世上还有责任二字。

果然，就像他预料的那样，儿子又在偷懒了。

默默地站在躺椅后面，陈六没有做声，只是目光忧郁地望着儿子。

如果能够选择，陈六也愿意儿子一直就是这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

但是，这既是他惟一的儿子，也是名捕陈家硕果仅存的传人。这个传奇的名捕世家传到陈六手里已经整整第九代了。每一代家族里都会出几个在江湖上声名显赫功绩累累的名捕。当年，为了褒扬他们，真宗皇帝特赐陈家块“名捕世家”的金匾，还颁了一份三品官的世袭俸禄。但为了这份荣誉，陈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九代名捕，一门鳏寡”这是江湖上人对名捕陈家的评价。陈家成名一百五十年，但是陈家的子弟却死了三百个。到陈六这一代，他本来还有五个兄弟，但是这五个兄弟未及壮年，便在缉凶的过程中，惨死在敌人手下。

五十年前，江湖上最有名的少年英雄本是陈六的大哥陈空水，早在十六岁那年，他便以一招“狂风未到叶先落”将有天下第一快剑之称的采花大盗岳奉先诛于剑下。十七岁那年，他又以一招“秋风秋雨愁煞人”破了黑道第一大帮恶人会的“十三太保”阵，一举歼灭了恶人会的总舵。以至于连一向眼高于顶的剑神曾不悔都不得不承认，当世用剑的高手已无人能出陈空水之右。然而天妒英才，陈空水和他的剑成为江湖黑道同仇敌忾的公敌，以至于素来不和的黑道二十大帮会为了陈空水而结盟，出资三十万两黄金，找到了天竺国第一巧手摩羯罗，制成了旷古绝今

的暗器之王孔雀翎，还动用了十六名绝世高手，才在冥界门的迷茫海里暗算了陈空水。那一年，陈空水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陈空水的死让名捕陈家从此折了一根顶梁柱，江湖上人人都以为，陈家要报此仇，至少要再等十年。五年前，陈空水的父亲陈老捕头在名动天下的“灭魔”之役中，把江湖上最扎手的天地双魔诛于铁掌之下，但是陈老捕头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脊椎尽断，武功全失，所以陈空水才会未及弱冠，便开始替陈家在江湖上继续撑起门面。

但是，陈空水死后，陈家就真的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弱了。报仇只能指望十二岁的老三和十一岁的老四长大后再说了。

本来，报仇的重任是应该落在十七岁的老二陈空风肩上的，但是陈空风却偏偏是一个整天拖鼻涕流口水的傻子。三岁那年一场风寒，让陈空风烧坏脑子，从此变成了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白痴。

“十年之内，江湖名人榜绝不会再有陈家的人了，名捕陈家道中落已成定局。”武林三大史家之一、号称江湖上消息第一灵通的万神通这样评价陈空水之死对陈家的打击。

但是仅仅用了三年时间，陈家就又出了一个名动江湖的名捕。不仅出了名捕，而且还把黑道二十大帮派组成的黑道盟也给瓦解了。

足智多谋陈空风，多年以后，人们都喜欢这样评价那个人人以为是白痴的陈空风。因为他几乎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让黑道二十大帮会因为借二连三的内讧而元气大伤，至少二十年内不能

再形成自己的势力。

当然，这个陈空风不是陈府里那个天天拖着鼻涕的陈空风。真正的陈空风早就被送出了陈府，在个秘密基地接受训练，然后作为卧底，被派到了控制江南地区黑道生意的金钱帮里。

金钱帮的帮主钱浅践号称天下第一聪明人，为人多疑，心机深沉，各级衙门曾向他身边派出过十八批卧底，但最后都被他识破了。二十家黑帮结盟，出资采购孔雀翎，就是他的杰作。

但这样一个聪明人却折在了另一个聪明人的手里。他不仅没有看出陈空风是衙门派来的卧底，而且还把陈空风收为了义子，准备在百年之后把金钱帮帮主之位传给他。

因为过十信任陈空风，聪明人钱浅践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连出十大恶招，不仅把自己一手组合起来的黑道盟给解散了，还引起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黑帮大战。

直到受了重伤的钱浅践被陈空风一剑刺死的时候，他都不相信这个自己信任有加的小伙子竟是名捕陈家的老

多情自古空余恨，聪明人陈空风虽然能够智破黑道盟，但还是躲不过一个情字。

钱浅践死后，他的女儿、江湖第一美人也是陈空风一生最爱的女人钱阑珊，纠集了一批死于黑帮大战的江湖人物的子弟，结成了灭风仇党，向陈空风寻仇。

爱如潮水，仇深似海。陈空风和钱阑珊在情仇之间苦苦争斗五年，终于厌倦了。最后两人相约在华山之巅见面，夜缠绵之后，相拥跳下了舍身崖。当人们找到他们时，已经无法再将他们分开。

陈空风的死，对名捕陈家来说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幸亏陈家的老三陈空愁和老四陈空恨，也已经长大了，并且在江湖上闯出了自己的名头。所以，名捕陈家依然是江湖最有影响力的世家之一。

“离愁别恨，一笔勾销。”陈空愁的离愁笔和陈空恨的别恨钩只用了三年时间，便让武林的另一位史家女太史周罗衣将之加入了武林十大兵器谱之列。

一时间，只要离愁笔和别恨钩所到之处，再凶恶的罪犯都会逃得无影无踪。

也许是成功来得太容易了，让这两个骄傲的少年人开始大意起来，结果没在惊涛骇浪里出事，却在阴沟里翻了船。

在水泊梁山十里坡的一家小酒馆里，兄弟俩被个不懂武功的小毛贼用一味最简单的蒙汗药麻翻在地，冤死在一把一点也不锋利的朴刀之下。

噩耗传来时，躺在床上的陈老捕头当场呕血三升，气闭而亡。

但是，陈家的噩运并没有就此到头。江湖黑道为了防止陈家东山再起，不惜买凶作案，将只有十一岁的陈空云击杀在集市上。

陈家的男丁只剩下了一个文弱书生陈空烟。

因为自幼体弱多病，再加上陈空烟对诗文一道有特别的兴趣。所以当年陈老捕头决定给陈家老五破一次例，让他去习文。

事实证明，陈老捕头的决定是正确的。十四岁那年，陈空烟就在全省的乡试中，中了解元。所有见过陈空烟诗文的大儒们，都一致认定他是个状元之才。

但是就在陈空烟准备参加会试前三天，六弟陈空云的尸体被人带了回来在尸体面前，陈老捕头的夫人赵老太君带着一门寡媳跪在了陈空烟的面前

就在那一刻，陈空烟忽然明白自己已不可能去成为当朝的恩科状元，而只能像他的父兄们样做一个捕快。

陈空烟在十七岁那年开始弃文从武。他特意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陈六。因为他想不断地告诉自己，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的，他是同时为六个人而活，名捕陈家的一门荣辱从此都要他一人承担了。有的人生来就要为别人而活着。

所以，现在，儿子的命运既不是儿子自己能决定的，也不是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决定的。

但是，直到现在，儿子还不能意识到这点所以陈六很担心，家族的几世英名会葬送在他手里。

陈溪桥并未察觉父亲已经站在他的身后。晒了半个时辰太阳，此刻他原来心中的烦恼早已不知了去向，嘴里的小调哼得越发悠然自得。他甚至开始让眼睛微微张开，迎着热辣辣的阳光而去，让眼前的世界看上去就像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然而这金光闪闪的世界不知为何，总有个阴影飘移不定，陈溪桥的心突然沉了下去，脸上的悠然自得一下子僵住了。

“爹……您来了？”陈溪桥试探着问了一句，希望能听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声音。

然而意外没有发生，他听到的正是陈六一贯不温不火的声音：“有一会儿了。”

陈溪桥低着头，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了一会儿，突然有些丧气，知道自己使再多的小心眼，也终究瞒不过这个精明的老爷子，所以索性破罐子破摔，把本来微微抬起的屁股又实实在在地落在了躺椅上。“再躺一会儿，我就去练剑。”陈溪桥赌气地说。

“这几天我要出门去了。”陈六没有发火，只淡淡地说。

陈溪桥一愣，不知道老爷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冷静。但脸上，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应着“哦，那您老小心了。”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

“我有的选择吗？不是您早就给我安排好了吗？”陈溪桥讥讽地说，希望把陈六激怒了。

陈六却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唉。”叹了口气后，他便向花园外面走去，好像已不愿再理会陈溪桥。

陈溪桥开始更加大声地哼起小调，一边哼，一边还不断瞟着陈六。

陈六没有任何反应，标枪一样挺拔的背影不知何时竟有些落寞之极的委顿。

等陈六出了花园，陈溪桥猛地从躺椅上跳了起来。他走到院子门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陈六的背影，不明白老爷子今天为何如此怪异，一丝不安慢慢地占据了他的心头。